

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寻找的女孩

韦伶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少儿文学精品典藏

寻找的女孩。

韦伶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的女孩 / 韦伶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339-3134-6

I. ①寻… II. ①韦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20426 号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
装帧设计 成朝晖

内文插图 费 舜 吴 轶
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寻找的女孩

韦 伶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108 千字

印张 5.375

插页 2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134-6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录

- 出门 / 001
- 寻找的女孩 / 012
- 渡 / 022
- 虫冢 / 031
- 那一片白 / 036
- 红土道 / 040
- 蓝石头 / 050
- 白女孩 / 059
- 叶子花树 / 069
- 童年的洞 / 082
- 那个夜 / 087
- 月亮花园 / 093
- 夜光小店 / 105
- 山的公路 / 110
- 鱼和鸟的故事 / 114
- 风中的影子 / 126
- 对面坡上的石房子 / 143

水

出门

雾真大呀。

下车后,凌子简直看不清方向了,一年前妈妈带她到温泉来的时候,她记得这条公路的左边临着嘉陵江,右边山上有许多拥挤在一起的老木房、老砖房。可是现在,雾把它们全吞没掉了。凌子眼前尽是弥漫着的雾,这雾仿佛要把她吸进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洞里去。

凌子实在没有料到,今天早上会有这么大的雾。在她为这次旅行做准备的时候,她是这样想象这个星期天的:四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她的头发,她背一个妈妈的小皮包,穿一件橘黄色毛衣,走在去温泉公园的人流中。这次单独旅行,将使她十五岁的生日过得多有意思!这可是凌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出门啊。

可是碰到了雾。

也许是靠着江边,雾是那样地大。走出十步远,温泉车站的站牌就看不清了。凌子头发上,睫毛上,全都被雾住了。

她心里有些发慌:这茫茫的一片,往哪里走才是去公园的那条小道呢?

凌子紧盯着脚下那一块地面,地面只能辨认出很近的一块模

模模糊糊，灰白灰白的大半圆。凌子觉得仿佛梦游在雾里一般。

前面朦朦胧胧的，似乎也移动着一个灰的人影儿。凌子小跑几步，辨认出那是个男的，细高个儿，穿一件风衣。她有了依靠似的朝那个人影儿奔去，叫道：“叔叔！”

那人没理睬，凌子又叫了一声。哟，什么“叔叔”，转过来的那张脸庞是那样年轻，年轻得顶多只能把他唤做“小哥哥”。凌子为自己的误会害羞，那人仿佛更害羞，他甚至有些脸红了。凌子问：“去温泉，怎么走？”那人回答：“走……那儿！我也去。”

他用手指画了一下，自己先朝前走去。凌子紧跟着他，心里有些埋怨那个人：为什么不等着我呢？凌子想：走那么快干吗？

真怪，到了公园门口，雾也散了。雾一散，太阳就钻出来了。一下子，不知从哪些地方，冒出一伙伙老老少少的游客，那气氛就像乡下赶集似的。凌子夹在他们中间，走进了公园。她本来以为别人会为她一个人出来旅游感到惊讶的，可是看样子游客们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她。

到温泉，最有意思的那就是游泳喽。这温泉游泳池里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暖泉水，就是四月天脱了衣服跳进水里，人也不会感到寒冷。

凌子来到游泳池，那里已经拥入不少人。大家都不愿放弃在这个好天气到温泉游游泳的时机。

凌子来到更衣室，从皮包里取出自带的游泳衣。这件衣服，凌子穿着一向很合身，颜色也好，是深红的。可是今天，凌子换上后却感到有些别扭。她的眼睛在更衣室里搜寻着，在对面的墙上找到一面很新的大镜子。



凌子朝镜子走去，一下子心跳起来：镜子里那个姑娘就是她吗？那纯粹是个姑娘，而不是个女娃娃！那样的身段，只有在一个长大了的姑娘身上才看得见。而且由于穿的游泳衣太贴身，那些线条显露得多明白呀。凌子的几个脚指头在冰凉的地面上紧张地弯钩起来。她脑子里很快闪出“十五岁”这几个字。是呀，凌子今年满十五了，十五岁，哪能还像个娃娃样呢？

凌子忽然感到一阵害羞，这害羞里也夹着兴奋和一丝儿慌乱。她迟疑地走到更衣室门口，把游泳衣轻轻地扯了扯，这件衣服是不是小了点儿？真的，太小了！凌子站在门边犹豫着，可是游泳池里一片划水声、打闹声，到底还是把她诱了出去。

凌子低着头跑出门，仿佛怕冷似的跑到池边，噔地跳了下去。

哟，这里水真深呀！凌子跳入了深水区。深水区里，水是深绿色的，绿中带蓝，深得看不清池底。凌子觉得，这里比绿中泛出土黄池底的浅水区要够味儿得多。她仰过身来，两条腿轻轻拍打着水面，像条往上摆直的小鱼一样向前蹿去。这种游法，能让她很自然地仰望晴朗的天空。她让太阳尽情地晒在她脸上、腿上、手臂上，晒在她变化着的身体上。不错，那两条腿不再干瘦了，长得圆鼓鼓的，很有劲儿。凌子开始变换着姿势在深水区里这样游一会儿，那样游一会儿。

她是有意让那边几个哇哇叫着的得意扬扬的小伙子看看，她也能在深水区里来去自如。

一个穿绿衣套着游泳圈的十来岁的小女孩，一个小女孩的爸爸模样的人，游到凌子身边来了。那爸爸真笨，打水哪是这种教法呢？凌子向他们游过去。“别紧张，”她说，“腿放松些，沉不了的！”

小女孩很听话，丢开爸爸，跟在凌子身后。小家伙是这样信任凌子，凌子心里涌起一股甜甜的从未有过的喜悦，她对小女孩说：“进步真快呀！”

一红一绿两件鲜艳的游泳衣，还有小女孩因为进步受到表扬而发出的欢笑声，引得池里的人们不时朝凌子她们望一眼。凌子觉得深水区里有个小伙子特别注意她们。她仔细一打量，原来是雾里那个“叔叔”！哈“叔叔”待在水里，瘦得一根条儿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凌子游过他身边时，笑嘻嘻地喊了一句：“谢谢你——刚才！”瞧，那“叔叔”脸又红了，真好玩儿。

泡在池子里，一转眼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凌子走出更衣室，头发梳得直直的，披在背后。下一步，该到南边山坡上看梅花鹿了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按着自己的计划去做，心里是多么愉快。

梅花鹿，迷人的梅花鹿。凌子对这种动物，有着一一种特别的兴趣。一年前，凌子看过一场小舞剧《金色的小鹿》。舞台上，舞蹈演员出色的表演，使凌子对这种神秘、优雅的动物产生了许多美丽的幻想。她写了一篇童话《小花鹿》，故事里，凌子想解释关于梅花鹿的花斑、鹿角是怎样得来的。当然，她的解释，包括梅花鹿的生长环境、生活习性等方面的描写，全是躺在床上独自瞎编出来的。没想到，这篇习作被语文老师发现后，居然引起了校语文教研室的轰动，几位老师分别在自己任课的班级里作了介绍，从此凌子名扬全校，并有了个绰号：“小鹿儿”。

凌子微微笑着，向公园里有梅花鹿的地方走去。快要走近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她有些紧张，还有点儿心跳起来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她做的那个梦，那梦中的一些片断，又清清楚楚地在脑子

里出现了：

好宽好宽的一片草地，草地的边沿是黑森森的像墙一样的密林，那林子远得看不清楚，只有一片草地亮亮的在深蓝的天空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气味。凌子懒懒地躺在草地上，脖子上套着用红的、白的、黄的野花编成的花环。旁边有一群小鹿，轻轻地用嘴来碰她，它们朝着她撒欢，她是它们的领袖。凌子是一只小鹿王。她闻着草地的气味，说不出这气味该怎样来比喻。她觉得这草地像人一样地在呼吸，好大好大的一个人呵。凌子躺在那里，觉得舒适，觉得可靠，觉得……温柔。

忽然有个什么东西窜过她身边，野草被它碰得东摇西晃，凌子现在还能感到有一片草叶弹到她额头上的那一刻，那叶片像针似的。

那东西腾腾地跑着，多有劲儿，草地被它踏得咚咚响。凌子眯缝起眼睛仰望着它——太阳好晃眼啊，只模糊地看见蓝天中有一个动物的黑影，呼地跃起——它的角、它脖子上的花环！凌子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她知道那也是一头鹿王，另一处鹿群里的王子，一个黑黑的鹿王。凌子难堪地站在那里，她本来想走过去，但她记起了她没有穿衣服，怎么回事，她是人还是鹿呢？她看见自己油亮的毛皮在阳光下滑滑地闪动——可是一回头，那黑鹿王却跑远了，跑向草地那边迷宫一样的森林，一个黑点子，跳跃着，越来越小。

尽胡思乱想。真傻。想着这梦，凌子耳根热乎乎的。望一望周围，并没有人看透她刚才想了什么。多么好啊，她不会让别人知道。

快走近梅花鹿展览馆了，凌子心里叫着：我来了，告诉你们，

我来了！

可是——

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呀！凌子来到那厚厚的包围着梅花鹿的混凝土围墙外的時候，她才清清楚楚地感到，那个美丽的梦是多么地不现实——现在，她连越过围墙，走进她的鹿群这个举动，都不能有。

凌子站在暗灰色的围墙外，远远地望着鹿群。她把手放在围墙上，把脚踮起一点儿，望着它们。

鹿们或者站着，或者蹲着，每一个姿态，每一组造型都是那样得当，那样优美，仿佛是最能理解画家意图的模特儿一样。它们大多数时间都沉默着，不时用嘴吻吻草地，不慌不忙地踱几步。有时，它们也扭过头窃窃私语一阵，说着人永远也弄不懂的话。

凌子忽然看见一双灰亮的眼睛一闪，那是一头大鹿。它看了凌子一眼，转过去，过会儿又回过头来，再看了看凌子。凌子望着它，想读懂它的眼睛。但是她读不懂，反被那大鹿盯得有点儿发窘，她慌乱地低下头，把脑袋埋在交叉的手臂间，靠在混凝土的围墙上。

一会儿，凌子悄悄抬起头：那鹿，还盯着她。真奇怪，盯什么呢？这回凌子大胆地迎着它：你想知道什么？你是谁？你一定不是那鹿王，你是它的邻居？兄弟？你想过要逃跑吗？你的家在哪里？你恨不恨参观你的人，恨不恨……我？

那鹿只盯着她看。是在嘲笑她的幼稚吗？

不，凌子一点儿也不了解鹿，不了解真正的鹿。那篇童话，写得可笑！

告诉我，大鹿，你告诉我。凌子立在围墙外，久久地看着鹿们吃草、踱步、晒太阳。

“咦，这些大鹿里面，怎么还有没长角的呢？”凌子自言自语，又仿佛在询问身边的游客。

“那、那没长角的，是母鹿呀！”一个男中音，有些耳熟，她吃了一惊。扭过头去，一片风衣，一闪就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“是他——‘叔叔’！”凌子想起了雾里的那个人。真巧，怎么又碰上他了？他刚才说什么？母鹿！母鹿没有角！凌子可是在她的童话的结尾处，让所有的鹿——公的母的，都长出了一副桂冠似的鹿角！

凌子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她容不得自己栽种的花上落一只苍蝇。她不能等待，所以先前计划好了的许多娱乐项目，比如划船呀，溜冰呀什么的，一下子全被一个念头赶走了：回去，回家去，把那篇童话重新写过，而且把里面的错误告诉老师。天呀，他们已经把它拿到那么多班级去念了！

凌子急匆匆向公园门口走去。走了一半，又折回来，找到梅花鹿的饲养员，详细地向他了解了有关梅花鹿的知识。临走，她从饲养员那本厚厚的书中，抄录了一大段关于梅花鹿生活习性的介绍。

好了，凌子现在才真的对梅花鹿有一点认识了。这些新发现使凌子很兴奋。这一次，一定要让老师在我的作文中闻到真正的鹿的气味！凌子站在温泉公园的车站牌下，迫切地想着。

回家的车老不来，也许，司机没想到，在太阳刚刚升到头顶的时候，还会有人傻乎乎地离开温泉，急急忙忙往回跑吧！你看，这

么久了，车站上依然只站着凌子一个人。

好像那边还有一个。那边，远远的，一个蹲在地上的人慢慢站起，朝凌子这边走来，似乎要同凌子打招呼。

是他——又是他，“叔叔”！他也这么早就离开吗？

凌子迎着 he 笑笑：“回家吗？”

那人并不回答，径直朝凌子走来。凌子纳闷了，而且忽然害怕起来：他怎么了？那眼睛怎么那样地看人！不知为什么，凌子打算往一边躲。

可他一步跨过来，离凌子那么近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一直拿眼睛望着她。

凌子害怕极了，害怕那人的眼光，害怕那两排黑黑的颤动着的眉毛。“你，回家吗？”她又重复地机械地问了一句，想对他扮一个笑。可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慌乱中发抖。

忽然，凌子预感到那人要做什么可怕的动作了——啊，他伸出手来，捉住了凌子的两条手臂。凌子惊恐地失声尖叫起来：“干什么！你！”

那人仍然不说话，而且也不再怎么样，他只用力捏着凌子的手臂，一点不躲避地直视着凌子。

凌子感到手臂被捏得疼痛起来，又委屈又紧张，颤抖着说不出话，好一会儿，才含着泪一边挣扎，一边狠狠地朝着那人大骂：“走开！走开！浑蛋！”她跺着脚，准备那人若不撒手，就用牙咬。

那人忽然放开凌子，朝后退去。凌子惊异地发现，那人仿佛也要哭出来，他的眼里好像也闪着委屈、愤怒和惊慌失措的光。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凌子，用带点鼻音的男中音奇怪地嘀咕着：

“你？你说……”

忽然，他低下头，像罪人一样站在凌子面前，又猛地从风衣口袋里抓出一张纸条，塞给凌子，然后呼地转过身，朝着温泉公园旁边那条山道拼命跑去。

凌子茫然地展开纸条，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：

凌子：

我是高三(4)班的。我看过你的童话，很喜欢。如果愿意，我想做你的朋友，和你一起聊聊童话。

我也喜欢鹿，喜欢所有的动物。我同你一样爱幻想。也许你不知道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是一个孤儿。

另外，请不要生气，你的作文里有一个错误——据我了解，母鹿是没有角的。

无论如何，请一定回答我：你不会怀疑我是“坏学生”吧！

没有留下姓名，那张纸折得很好，但看模样仿佛在口袋里揣过一些时间了。

凌子读完，下意识地把那张纸折来折去。她觉得现在脑子里迟钝极了，完全是一片空白。刚才这一切，像闪电一样，来得快，消失得也快，让她在毫无准备中惊慌失措。

高三(4)班的？不，没有什么印象。可他说出了那篇童话！那么说这个人真是凌子学校的大同学啰。

坐在车上，凌子无心观看窗外的景致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她想好好思考一下，可一下子，又想不好。

她手里依然折弄着那张纸条。

这个人把一切都搞乱了。本来，今天一切都很好的，乘车出来——教小女孩打水——看梅花鹿，她对自己独自出门是满意的。可是，忽然钻出个他！想一想：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坏人，那今天会怎样呢？多么可怕呀！现在看来，他不像个坏蛋。那他是……天啊，他还要凌子回答！怎么回答？他是那样可怜，瘦成一条……还是个孤儿。他还说：“请不要生气，你的作文里有一个错误！”他是认真读了那篇童话的，而且第一个指出了它的缺点。回校后，见了他该说些什么？

窗外，一棵棵刚发芽的树闪过去了。盘山公路下，嘉陵江水闪烁着明晃晃的阳光。

凌子看一看自己的手指头——从来没有哪个男孩子，这样使劲儿捏过她。这件事，该不该告诉妈妈？不！要是告诉了，凌子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单独出门了。也许等她长到二十岁，还得让妈妈牵着手过马路。可是不告诉妈妈，许多事儿凌子又拿不准该怎么办——谁能料到以后出门时，还会遇到些什么麻烦事呢？

凌子望着窗外，恍恍惚惚的。她下了车，脑子里依然矛盾着，告诉妈妈？不告诉？不，怎样告诉呢？

她就这样犹豫着，推开了自家的门。

寻找的女孩

——少女日记三则

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

今天下午,小咩和我又去温泉游了泳。我们在游泳池里的浅水区比赛竞走。上来后我们又去浴室洗了澡,小咩在我隔壁那间浴室里大声唱歌。听着她的歌声,我觉得泉水从龙头里冲到我胸前,真舒服得要命。浴室里雾气弥漫,我的双腿在水中是一种透明发亮的白色。用手抹抹窗玻璃,窗外那一团绿树叶就清楚起来了。树下面游泳池里的人热带鱼一样鲜艳,他们看不见我,我却能看见他们。我想冲他们叫一声,可是我不敢。小咩也许敢,她每次游完泳,都要在浴室里高声地唱歌,我想一定有人探头朝她的浴室门口望。

小咩隔着墙在那边叫:“你快一点呀,溜!”那时我正在冲头发呢,我冲她叫:“我在冲头发了!”我听见小咩唱着歌从我的浴室门口走了过去,我想象她一边走一边抖搂着头发上的水珠,目不斜视地穿过走廊上排队洗澡的女人。她将在温泉公园门口的那棵大树下等我。

我们一起走下山,从江边绕道走回学校去。下午的太阳照着我们,一会儿我的长头发就蓬松开来,一抖一抖的。小咩男孩样的短头发也张开成蒲公英状,她头发湿的时候像一只小刺猬。

一走到沙滩上,我们就脱下鞋来。我们拎着凉鞋一前一后地走在太阳下面。我们什么也不说,只留神观察太阳怎样在沙滩上画着我们的影子。细沙从我们脚趾间一缕缕挤出来。我这时真想在沙滩上跳舞,我想小咩也一定想唱点什么。但是我们都一直默默地走。我不愿离小咩那么近地跳舞,我看小咩一出了浴室,也从来不当着我的面放开嗓子唱什么歌了。

我们各自找一块江边的大石头,离得不远不近地坐下。我们各自看着江的一头。这样我们可以一直坐到天黑。

这时候总有一些奇怪的念头,时隐时现地冒出江面,来到我的脑海中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条海里来的大鲸鱼,好奇地蹲在江边。江对岸的桑场里,模糊如豆的人影三个两个地从排列整齐的桑树丛中浮出,聚在一起。听不见他们的声音,慢慢地我猜出他们碰到一起后一定相互问一些“下班了?”“你买的梨多少钱一斤?”之类的话。一会儿一辆大甲壳虫一样的车子缓慢地移向人群,停下来了。有好些人下了车,如同有好些蛋从两个口子里掉下来,然后,围在下面的人又一个个填入那口子中去了。他们天天如此,在沙滩上你总能看见江对岸每天都有这样的画面。我有时想起他们可能是我父母的同事或朋友,也许就是我的父母。

这时候我回过头来,我看见小咩正望着她前面的什么地方。我跟着望去,前面很远处,山脚下的泥沙路上,一个颇长的男人正朝我们学校方向走。那条路上向来很宁静,现在就只行走着那一